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十字街头

□葛小民

小区西门有一个十字路口,是人流量最为密集之地。韵达快递的玲玲在早上9点以前长时间“占据”路口的拐角位置,一辆粉红色的小推车,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,香气逼人的肉夹馍和里脊肉饼,很快新鲜出炉。

小推车身下的地上,坐满了周边菜园的自产蔬菜,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、小白菜、丝瓜、倭瓜等等,应有尽有。它们棵棵精神抖擞,仿佛身体还没有离开大地,仍旧以大地主人的面貌示人。它们躺着,就像站着,不用时时洒水保持光泽,因为它们心底没有过悲伤。这些蔬菜没有超市的好看,多数还带有新鲜的泥土,但很快便能销售一空。一是因为价格便宜,那些卖菜的人并不是菜贩子,只是把吃不了的部分卖掉,所以偶尔出现在巷子里,并不会对周边的蔬菜超市产生太大的冲击。另一个原因是,这些蔬菜干净,通常只用农家肥或者少量化肥,农药几乎是不用的,吃着放心。

对面的地上,则有几筐水果,安静地躺在露天的篮子里,这是它们首次离开枝头,走向陌生的世界。对于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和一双双摸来摸去的手,它

们既有不小的好奇,又有一些羞涩。毕竟,从小到大,没有见过这么多人。嘈杂的车声时常入耳,带有各色香味的女人晃来晃去,不变的是那个养育自己的男人,那双粗糙的手,还一直守在身边。它们渴望被挑走,迎接新世界。有时候,它们也有些不舍,不想离开这个看着自己长大的人。

下午六点半以后,无论是菜还是水果,都要折价售出,因为天快黑了。没有人愿意提着卖不完的果蔬回家,第二天吃不了也卖不掉,还得忍受一番抱怨。年纪大的人,没有微信,更喜欢收现金。他的收款码是孩子的,钱转过去的时候,我会让他仔细看一下付款情况。他嘴里嘟囔一句,这钱到不了自己手里,转进去就要不出来了。遇到这样的情况,我只好做无奈状,帮不了他什么。

玲玲的斜对面还有一处贩卖猪肉的,是个四十多岁的光头男人,他不抽烟,这一点让买肉的人觉得干净。我无法确定他几点出摊,因为清晨起床铃响起的时候,他的车上已经传来阵阵绞肉机的嗡嗡之声。他比玲玲的流动性强,用一辆敞篷大车作为主阵地,肉、秤、绞肉机、挡风雨的大伞,一家人的大部分收入,都来自于此。他卖的肉新鲜,当天现

宰杀的,但在此停留的时间有限,往往七点多就去别的地方了。所以能买到他的猪肉的人,都是习惯早起的人。我路过的时候,多数情况他已离开,不知道走进哪一条巷子、哪一片人间烟火里,继续新的生活了。

一个早晨,买肉夹馍的时候,我发现玲玲旁边新设了一个流动摊位。她是卖汉堡的,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,上面有个泡沫箱子,里面有几十个汉堡和一点调味品。我想她是难以躲避风雨的,天气稍微不好,就没法出摊。面对走过的人群,她甚至有些羞涩,不知道怎么打招呼,或者主动叫卖一声。我有些为她的生意担忧,早餐出来买汉堡的人不多,她的位置也没有玲玲显眼。因为早餐而早早出现在这条巷子的我,也没有买过她的汉堡,不只是因为我不喜欢汉堡。我担心当着玲玲的面儿,买她的汉堡而不买肉夹馍,两人会渐生嫌隙。

事实上,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约半月后,买肉夹馍的时候,我发现那个卖汉堡的女人已经主动帮玲玲撑起了袋子。玲玲也会在闲的时候,帮她叫卖。她们关系处得很好。

(本文作者为五莲人,作家、诗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【南腔北调】

借城而居

□刘中才

同许多忙于生计而被迫进城的人一样,成年以后,我的生活重心像一架失去平衡的天平,潜移默化般地从小偏移到城市。

这种偏移没有预感,几乎是自然而然的。就像一个人的一生,从初起的呱呱坠地一直到垂垂老矣,整个过程像一部弘大的史书,虽然浩繁,却丝毫不感受不到它的绵长。

但又不得不承认,城市的美好和它的瞬息万变开阔了一个农村人的生活视界,使那双紧张兮兮的眼眸里涌泛几多期许。在城市的土地上,我们嗅到了农村未曾有过的味道,比如写字楼里飘来的油墨,浓重得几近令人窒息的车水马龙,擦肩而过的时尚女郎,以及灯红酒绿的夜色里,涤荡在城市上空的喧嚣或嘈杂。

初始邂逅一座城,心是甘甜的。弥散在城市里的烟火,吸引着每一个路遇此地的陌生人,不由得生出些许感慨。但莫名其妙的,夜里睡觉总不踏实,窗外刺眼的灯光缺少黑夜的成色,楼下缭绕的音响回荡在耳边,令人久难成寐。狭小的空间里,一条心如同劈开的木柴,篱落在四处,深感六神无主。

渐渐地,伴随着时间的游移,城市成了一种虚名的象征。那里没有广袤的土

地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,没有厚实的老屋作为畅所欲言的根基。那些烟熏火燎的日子,亦缺少锅碗瓢盆作响的声音,城市让农村人的味蕾有了变化。

不过,这样的日子,熬过一冬,在时间的起伏里,会有短暂的冰雪开融。就像一株草,或富饶或贫瘠,为了生存,必须适应陌生的环境。但扎下根来,硬生生地融入一体,又是何其艰难。特别是独自一人举目无亲的街头上游走,听着生涩难懂的方言土语,绷紧的神经悬在心头,诸如此类,宛若鳞次栉比的亭台楼榭,晃动在大街小巷,个中滋味实在难以言喻。

于此,深思熟虑过后,回乡成了持久的寄托。百无聊赖的日子里,远方那片植入麦苗的庄稼地总会浮现在眼前。挥舞着锄头的影子,响动的鞭花,在老牛身上扬长而去,一幕幕的场景如同掠过山岗的大雁,传来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哀思。

然而,矛盾总是会羁绊住心灵的脚步。但凡离开了农村,再想回归如初,难。这样的奢望,伴随着时光的流逝,愈发显得微茫。人一旦落脚在城市,故乡那片土地,只能以留守的姿态遥遥相望。

农村人在城里落脚,面上上底气十足,但骨子里缺少一份心安。总觉得城市是借来暂居的,就像租来的房子并非自

己所有。尤其三五之人围炉夜话,偶然提及个人身世,一脸的尴尬瞬间涌起,一种难以掩饰的情愫扑面而来,令人茫然不知所措。

在城里,倘若没有混得风生水起,走路都会心慌,看人的眼神也是一步三回头,所谓的乡巴佬,大概就是这样。

相比城市人,农村人承载了更多的负重。城里人到乡下,农村人把他们看做厌倦城市生活的小资情调,是为追逐田园风光里的山水画册而甘愿舟车劳顿;若是暂居城里的农村人重返故乡,却隐忍着难以启齿的酸楚和无奈。对于寄居在城里的农村人而言,城市是生分的,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或许会一辈子借城而居,但思想的冲突一直挣扎在岁月深处,时不时地会涌出一丝波澜。

但人们似乎认定非要如此。千百年来,农村人连续不断地蜂拥至城市,并在顺势而生与逆流上行的冲击下,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,周而复始,不曾间断。岁月里,流动的城市景象代替了永恒的乡村原色,城市作为回不去故乡的城,也成了农村人最后的居所。

其实,任何人都知道,文明在一天天长大,总有一天我们会变为城市化的一员,但是此刻,我们回不去故乡,却也离不开一座城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【局域网】

含泪的坚强

□张仁起

没想到,那个恶的“字”来得那么快,更没想到,那个“字”竟来到了老伴身上。小区很多人都知道,我这个拄一根拐,走起路来晃来晃去的老头儿是个大把吃药的病号,谁知造化弄人,我生活上、精神上依靠的她,却被那个“字”击中了。悲伤、难过、绝望的情绪交织在一起,狠狠地冲击着我的心理防线。但在老伴面前,我必须打起精神来,必须要镇静、要乐观,要用我的坚强,鼓励她坚强起来。

动手术那天,风很大很大,天气干冷干冷的。当手术车将她从病房里推走的时候,我揪着的心隐隐作痛。我在追赶那手术车,步子比平常迈得快,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比平常频率大,声响高。我努力在追,追到手术大厅时,冰冷的大门已经关闭,我站在那里好久好久。那时,灵魂好像已脱离躯体,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分明是个木头人,直到女儿把我扶到等候大厅的连椅上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,手术室是决定生死的地方,外面的等待大厅是决定人情绪的地方。若病号只是遇到一场小劫难,没有生命之虞,等候的亲人心情坦然、面部平静。若病号已被死神的利爪攫住,医生在做延长生命的努力,外面等候着的亲人的心就如被浸在冰水中,脸像生铁般凝重,当时的我就是这般模样。

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,广播里呼唤病号亲属赶快过去。儿子过去之后,遵医嘱亲自持娘肺上摘下的结节标本,快速送到检验室,等待半个小时之后的结果……我坐不住了,站起来两眼紧盯手术室门口。我的心如跳出胸腔般悬了起来,觉得时间是那样漫长,漫长得我快坚持不住了。又觉得时间是那么疾速,倏尔儿子就回到了手术室门口。我明知儿子的脸色就是答案,但我一定要亲自再问一遍。当儿子回答是恶性的时候,我最后盼望的那点侥幸彻底没了。

带着疼痛我把心收回了胸腔,不能再悬着了,我是古稀老人,我还要平心静气,还要和老伴共渡难关——病号车再次出现在我面前,这一次是把她送到监护室,她迟迟不苏醒呀!我手扶在监护室门口的栏杆上,心里呼唤着老伴快醒来,还不时地用拐杖敲击着地面。当听到护士宣布最后一个老人醒来时,我老泪纵横,泣不成声,老伴又回到我的身边了!

在病号床上,老伴渐渐露出了笑模样,连床头柜上老友送的鲜花也向她展开了笑颜。她饭量逐渐增加了,体力增强了,精神头也大了,她展开了带去的《齐鲁晚报》《老年生活报》等报纸阅读起来。离家快一个月了,当我和老伴回到家中后,那熟悉而又温馨的味道一下子扑入怀中,那些许的陌生感很快就融化了。

第二天,缕缕阳光透过窗帘,给我们送来了暖暖的问候,连楼区树上鸟儿的啁啾也格外婉转和清亮,一个明媚的早晨到来了。我和老伴说,我要去晨练,想老伙计们了。老伴说,你去吧,过几天我的快步走也要继续,阿姐阿妹们盼我早归队哩。

(本文作者为东营市胜利第三中学退休教师)